

须句国是小国中的小国，身处鲁国和邾国两强之间，自然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灭国、复国、再灭国，看来有大国撑腰也未必会有好的下场。扑朔迷离的一国两都之争背后，隐藏着多少颠沛流离的心酸？神秘的凫山羲皇庙和失落的须句国究竟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？大湖碧波荡漾，凫山逶迤绵长，湖光山色间沉淀着众多古老的传奇。

邾鲁相争

引得两度灭国

位于东平湖一带的须句国又叫须胸国，是“风姓四国”中比较弱小的一个，它能在西周王朝分土封侯过程中榜上有名，主要还是因为沾了先祖太昊的光。不过，即使在“风姓四国”内部，须句国也是个颇为另类的存在。任、宿、颛臾三国先民远在上古时期就活跃在山东大地，江湖上早就流传着三国的传说，而须句国先民在西周以前却长期默默无闻。这种状况，即使在须句国被封为子爵之国后仍然没有多少改变，直到春秋时期两度被灭国时，才侥幸在史书上留下一笔。

公元前639年，须句国第一次被邾国所灭。从春秋初年开始，邾国与鲁国的关系就不和睦。鲁国是朝廷指定的山东诸国的“班长”，礼崩乐坏后借着殷实的国力开始对外扩张，时常入侵旁边的邾国。可是，这邾国并非“软柿子”，不仅敢和鲁国硬碰硬，自己也时常入侵周边小国，开疆拓土。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这一次，须句国不幸“挂彩”了。

无奈之下，须句国君逃奔到了鲁国寻求帮助。要知道，鲁僖公的母亲正是须句国人，算起来，鲁僖公也是半个须句国人，邾国此举简直是在咄咄打鲁僖公的脸。母亲让僖公晋封须句国君，从而“崇明祀，保小寡”、“修祀纾祸”，并责令尽快帮助须句复国。到了冬天，鲁僖公果然出师伐邾，成功夺下了须句的地盘，并让须句国君复国。

邾国见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心有不甘，于公元前638年出师伐鲁。傲娇的鲁僖公看不起邾国，竟然“不设备而御之”。大夫

湖光山色中的孤独守望

须句国：

张九龙

臧文仲劝谏说：“国无小，不可易也。无备，虽众，不可恃也。”希望僖公不要轻敌，认真做好战备，但鲁僖公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丝毫不当回事。果然，两军交战，鲁国大败，连僖公的头盔也成了邾军的战利品，被悬挂在城门之上，成为鲁国历史上的一大国耻。战争本就是因须句国而起，这下子，倒霉的须句国又被邾国给灭掉了。

公元前620年，休养生息后的鲁国再次卷土重来，向邾国报复，拿下了须句之地。不过，新君鲁文公这次没有兴灭继绝，而是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封在这里，统治这片地方。至此，须句国最终灭亡，土地为鲁国所并。

一国两都

水漫千年古城

因为国家实在不起眼，史书对须句国的都城所在语焉不详，为了这事，从古到今，学者们可没少打笔墨官司。

清代的蒋作锦是东平湖当地人，咸丰年间进士，曾任过黄河钦差。此人知识渊博，富有考古精神，对东平湖一代的名胜古迹、山川河流，都作过精细的考证，著有《东原考古录》。关于须句都城，他认为在安民山东的济水上。《东平县志》亦载：“须句城，在安民山东济水上……今安民山东六里张家庄其故城也。”

安民山在今济宁梁山东东平湖新湖区内，以前这里是黄河、济水、汶水三条大河环绕的地方，河流纵横，山湖相映，虽说风景秀丽，但是经常发生水患。因为地势相对较高，百姓常在此避难，故名安民山，如今安民山早已改名为小安山。据1959年、1962年、1976年先后三次对安民山东北青固堆文化遗址调查发掘，考古学者根据出土文物初测为七个文化层：一至三层为商朝中期文化层；四至六层为商早期文化层；第七层则进入原始社会晚期文化层，属于龙山文化层。由此证明，人类在这一带活动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，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须句故城遗址。

除了安民山以外，泰安东平须昌故城也被认为是须句国都所在。须昌故城，早就淹没于东平湖中，已难觅旧址。过去的须昌，北抑燕赵，南控江淮，在秦汉至唐宋时期，舟车四通，交通便利，经济发达。不过，从五代以后，黄河下流不断决口改道，多次流入巨野泽。日子久了，泽底淤高，泽水分流，使得须昌城水患频发。宋咸平三年(公元1000年)黄河决口，水势悍激，侵入须昌城，古城从此沉入湖中，彻底废弃。

一个国家两座都城，根源还是在于须句国当年的悲惨命运。当须句国第一次被邾国所灭时，须句国君逃到了鲁国，而其他族人纷纷四处逃命，在同姓的任、宿两国帮助下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新的安居之所，也就是后来的须昌城。按照当时“族迁名随”的惯例，迁徙后的新居地仍称须句，后改为须昌。因此，《水经注》称：“(济水)又北过须昌县西。京相璠曰：须胸(句)一国二名，盖迁都。须昌，胸(句)是其本，秦以为县。”

羲皇古庙

或与须句有关

提起须句国，羲皇庙是绕不开的话题。凫山是今邹城、滕州、微山的界山，相传伏羲女娲在东、西凫山滚磨成亲，繁衍人类。据说在遥远的地质年代，此处一片水泽，两山顶冒出水面如卧兔状，所以叫凫山。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与泰岱、龟、蒙、峰山等并列的大山，并且是鲁国的南部屏障，是鲁国与淮河流域的另一大国徐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地方。

凫山羲皇庙又名伏羲庙、伏羲女娲庙、人祖庙，俗称爷娘庙，始建年代无考，后唐长兴二年(931年)重修时已具有相当规模，后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多次维修，形成东、中、西三路，殿、庑、阁、楼百余间，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古建筑群。遗憾的是，古庙于1929年被军阀寇冠英部焚毁，现遗址碑碣尚存。

凫山羲皇庙号称“亘古有之”，元朝于钦《齐乘》云：“凫山……古有伏羲庙。”究竟“古”到什么程度呢？当地志书认为，羲皇庙一带曾是须句国的统治范围，羲皇庙也正是须句国所建立的。这种说法的准确性有待商榷，但是凫山羲皇庙显然与太昊后裔的“风姓四国”，特别是须句国存在非同一般的联系。

太昊作为东夷人的首领，在山东地区的其他地方少见大规模的伏羲庙，但是凫山山脉范围内，却有三处规模宏大的伏羲庙，而且都很古老。一在邹城凫山，一在滕州染山，一在微山陈庄。三庙呈三角形相对，各距二三十里路，连同“风姓四国”所在地，完全可以在鲁西南地区画出一个伏羲文化圈。

羲皇庙虽然仅存遗址，但是山上还有许多传说与伏羲有关的地名和景点。如凫山西峰有伏羲画八卦的“画卦台”，山下有传说伏羲女娲“滚磨成亲”的“老磨台”，山前有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墓等。

从流亡经历和所处位置来看，“风姓四国”中的须句国后人在国家灭亡后，确实有可能在鲁国的支持下，来到凫山一带，继续完成自己家族的祭祀使命。



【民间忆旧】

徐宗干与“豆腐汤”

任小行

网上搜索“豆腐汤”一词，一个结果是：“豆腐汤是一道传统的汉族名肴，在诸多菜系中均有此菜。豆腐营养丰富，高无机盐、低脂肪、低热量……”此汤，旧时通常用粉条、白菜、豆腐烧制，在济宁地区亦受欢迎，然而令人纳闷的是，大人们在吃饱口福后，即使熟人问起，也绝不会完整地说出它的名字(通常以“豆腐”代替)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这要从清代名臣徐宗干说起。

徐宗干，字伯楨，号树人，江苏通州人，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进士，历任曲阜知县、武城知县、泰安知县、高唐知县、济宁知州、兖州知府、闽浙总督等职。徐宗干为官清廉，有政声，就连平素少许人的左宗棠也赞他：“循良著闻，居官廉惠得民，所至有声。”

道光十八年(1838年)七月十二日，徐宗干履任济宁直隶州知州(治所在任城，领金乡、嘉祥、鱼台三县)。此时的济宁，是运河重镇，经济繁荣，有“江北小苏州”的美誉，然而出乎徐宗干意料的是，讲究排场的丧葬礼俗，使这里的百姓过得一点也不比其他地方的入轻松。发丧时，主家宴客，前后竟达数日至数十日。除亲友外，村里乡邻都来帮忙，吃饭均在丧家，宴席多至数百席，故农家有“死不起人”的说法。贫苦人家，“多成以酒筵之费不能措备，恐致失礼”，而“停柩不葬”(《济宁县志》)，或葬而不发，几代不发丧者，亦属平常。

徐宗干关心民间疾苦，深感此等陋俗不革，治下的百姓永无宁日，于是发布公告，催令丧家速葬亡灵，提倡“豆腐汤亦可以饌宾用”，即用“一人一碗豆腐汤”来代替价格不菲的丧宴；同时鼓励乡村制定有关的“乡规民约”，以削减丧家费用：“一、吊丧之客，概不待席，惟二十里路以外者，势难遽归，待以便饭六味。二、陪祭之客，无论远近，概从远客例，便饭……十二、亲友赠仪厚薄，各随素日往来。”

济宁州人为丧葬陋俗所困已久，对新任知州的举措赞颂不已。据《济宁县志》记载，在济宁官民的努力下，该地的丧俗为之一变，“一人一碗豆腐汤”的倡议，虽然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实施，但是其后“是邑之酒席从俭，而无久停柩于家者”，百姓“遂谓之吃丧饭为喝豆腐汤”。后来，徐宗干又升任兖州知府(领滋阳、曲阜、邹、泗水、滕、峰、汶上、阳谷、寿张十县)，其“丧葬节俭”的主张，得以在今济宁市的更多地区推行，豆腐汤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广，时至今日，济宁不少地方，依然用“喝豆腐汤”来代指“吊丧”，一人一碗豆腐汤的丧宴形式(一人一碗菜)，在部分村庄仍然沿用。

徐宗干居济期间，修水利，兴教育，解民困，故深受济宁官民爱戴，“去济时(离任济宁州时)，天方大雪，文武河工官绅祖饯十余里……脱靴送酒，马不能前，有至数十里而送还者”。据说，为了表示对徐宗干的怀念之情，人们将脱掉的靴子放于济宁东城门的洞内，此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墙拆除前仍存。

【老照片】

瞧这一家子

胡月强

这是俺家的一组全家福，由最初的5口之家，到今天已繁衍成16口人的大家庭，数张照片跨越38年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生活的变化。

第一张黑白照，摄于1979年的春节，这是俺家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哥嫂结婚了，学校放寒假，我从“乱市集”上请来了摄影师，在农村老家土屋的墙上挂上布景，留下了珍贵的记忆。前排坐的是父母，靠父亲站的是小妹，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哥哥，左边是刚娶进门的新嫂嫂，右边就是17岁的笔者，正读高中，小妹读初中。父母当时都不到五十岁，父亲在公社任校长，哥嫂都在银行工作。

第二张彩照摄于1988年的麦秋，是年，我在县电业局上班，母亲怀里抱着的是我儿子，出生不到5个月，站在父亲身边的是哥嫂5岁的儿子，右边是刚结婚的妹妹妹夫。从第一张黑白照上可以看出，哥哥容貌英俊，而这张照片上的哥哥“丑陋”了许多，其原因是1986年哥哥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差点送命。

第三张彩照摄于今年的正月初四，全家16口人大团圆。这期间，哥哥家早已经有了第三代，2002年的春天我患了严重的肾病，切除了右肾，好在身体无恙；2006年的冬天，70岁的父亲患重病，做了大手术。我和侄子还分别遭遇过一次车祸，做过手术，幸运的是都保住了性命。

弹指间，38年过去，父母已过耄耋之年，俺这一代亦不再年轻。回首过往岁月，我感喟万分，俺家可谓多灾多难，庆幸的是都大难不死，在人生之路上未曾掉队，坚强地挺过来，使得全家福名副其实。渡尽劫波亲情在，阖家团圆庆升平。是的，“一个都不能少”才叫全家福，父母健在才叫全家福。



▲1988年全家福



▲1979年全家福

▲2017年全家福